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濟公全傳 第四十回 濟公捨銀救孝子 趙福貪財買巨石

話說濟公正自同過賣要笑，從外面來了兩個人。是長隨打扮，先給還了飯帳，然後過來給濟公行禮，說：“聖僧，我二人趙福、趙祿，是這臨安太守衙門的。我二人伺候太守老爺，祇因我們太夫人雙目失明，我們老爺接著信，遍請名醫調治，請了多少先生，都說治眼科不行。有一位賽叔和李懷春李先生，在我們大人跟前把你老人家荐舉出來，說你老人家在秦相府治大頭爺，在蘇宅治過緊痰絕，知道你老人家是一位世外的高人。故此派我二人前來請，好容易纔得找著來，求你去給治病。望聖僧大發慈悲，跟我們走罷！”濟公說：“我一個出家人，哪裏懂得醫道。你二人回去罷，我不會治眼。”趙福、趙祿苦苦哀求，濟公方纔應允。跟隨二人來到知府衙門以外，趙福、趙祿二人進去回話，工夫不大出來，說：“我家大人說了，衣冠不整在書房恭候。”濟公哈哈大笑，口中說道：“行善之人有善終，作惡之人天不容，貧僧前來點愚蒙，祇怕令人不惺忪。”濟公跟著來到裏面，祇見太守降階相迎，頭戴四楞青緞方巾，雙飄繡帶，身穿翠藍袍，腰橫玉帶，篆底官靴，面如三秋古月，慈眉善目，三絡黑鬚飄灑胸前。和尚一看，就知道是一位幹國忠良。太守一見濟公，忙躬身施禮，說：“弟子久仰聖僧大名，今日得見，真乃三生有幸！”濟公打問訊答禮相還，讓著來到屋中落座，家人獻上茶來。

原本這位太守姓趙，叫趙鳳山，乃是科甲出身，為人極其精明。自他有一個兄弟，叫趙鳳明，自幼父母雙亡，跟著孀母長大成人。近來接到家信，知道孀母老太太把眼壞了，連忙請先生打算到家中給老太太治眼。無奈請了幾位先生都說不行，這纔有李懷春荐舉濟公。說：“濟公精通岐黃，手到病除。”故此今天把濟公請來，趕緊吩咐置酒款待，說：“求聖僧到昆山前去治病。”和尚慨然應允，說：“老爺既是吩咐，我和尚焉敢不從命？”趙太守說：“我派趙福、趙祿二人伺候聖僧。”和尚說：“不行不行，老爺派這二位伺候我，他們二位穿的是甚麼衣裳？我和尚這個樣，他們二位伺候我，有點不像樣罷！”太守說：“這倒好辦，我給聖僧拿一身衣裳換換。本來聖僧衣裳太爛，換一身就行了。”和尚說：“不行，我不愛穿新衣裳，我就是這個樣。既是老爺派這二位管家伺候我，我可有一句話，祇不是當著你們老爺，我要把話說明白。他們二位伺候我，走在道上，我說走就走，我說住就住，可不准違背我。哪時要一違背我，我就回來不去了。”趙福、趙祿二人連連點頭。太守立時寫了一封家信，多帶黃金數錠，問：“聖僧是坐轎是騎馬？是坐車是坐船？”和尚說：“我騎路。”太守說：“聖僧騎鹿，我哪裏找去？”和尚說：“我騎道路之路，全不用，多帶點盤費就得了，給我帶二百五十兩銀子。”太守點頭答應。把銀子備好了，和尚告辭，帶著趙福、趙祿起程。趙福、趙祿一想，“到昆山縣來回有五十兩銀子富足有餘，我二人每人剩一百兩，道路上好好伺候和尚，這次差倒當著了。”跟著和尚往前走。

有天正午，和尚說：“住店。”這兩人說：“是。”到了店裏，要酒要菜，吃喝完了，和尚躺下就睡，這兩人坐著直到掌燈時。和尚睡醒了，又要酒要菜，吃喝完了，趙福、趙祿困了，和尚說：“算結帳，我睡醒了，我高興了要走。”兩個人睡眼朦朧，跟著深一腳淺一腳，走了一夜。天亮人家都出店，他們進店，這兩人也顧不得吃，躺下就睡了，和尚要酒要菜吃。這兩人睡了一天醒了，有了精神，想著吃的甚麼走呀，和尚又不高興了。和尚睡了，這兩個睡了一天，倒不要睏了，瞪著眼看著和尚睡了一夜。天亮這兩人倦了，和尚卻睡醒了，吃酒算店帳起身，這兩人迷迷糊糊，吃也吃不下去，睡也睡不安神，和尚調動的實在難受。

這一天正往前走，離昆山縣不遠，臨近有一個山莊，在一個籬笆院內，有三間土房，聽那面嚶嚶痛哭，說：“不睜眼的神佛，無耳目的天地，我窮困至此，老娘你老人家一死，我連棺材都買不起！”濟公禪師接靈光一算，早已知道這裏住著這人姓高叫高廣立。原本是一個孝子，打柴為生，待母至孝，皆因他這天打柴由山上一滑摔倒，把腿摔傷。有人把他搭回家中，他母親一瞧，一著急，又沒餘錢，如何是好？急得老病復發，一命嗚呼哀哉死了。高廣立連棺材都買不了，自己嚎啕痛哭。正在悲嘆之際，濟公在外聽見，和尚心中一動：“好事人人願做，要一花銀子，就掌不得。我和尚要明著把銀子周濟他，大概趙福他二人准不願意。”濟公想罷，用手沖籬笆往裏面一指，說：“二位管家，你們看寶貝。”趙福、趙祿一看，裏面有一塊石頭，七棱八角，朔朔放光，金光繚繞。趙福、趙祿二人一看，就問說：“聖僧，那是甚麼？”濟公說：“那是寶貝，價值連城。”趙福說：“既是寶貝，他們本主為甚麼不收起來，放在這裏？”濟公說：“你好糊塗，常言說：‘運去黃金失色，時來鐵也增光。’本家必是沒造化，不知道，要知道是寶貝，絕不擱在這裏，我和尚過去買罷，你們兩人別過去，我去買去，若賺了錢，你們兩人二一添作五平分，我和尚不要。”趙福說：“祇要賺了錢，我二人必孝敬聖僧。你過去買去罷！”和尚趕上前去問：“裏面有人麼？”祇見裏面出來一個婦人，身上襤褸不堪，說：“喲，大師父，找誰呀？”濟公說：“我聽見說你這裏死了人，我和尚問問放焰口不放？”這婦人一聽，說：“大師父，我們這裏連棺材都沒有，不能放焰口。大師父，你請罷，我們也捨不起齋飯。”和尚說：“我也不化你們齋飯。”和尚用手一指頂籬笆門的石頭說：“你們這塊寶貝賣不賣？”婦人一想：“我們還有寶貝？這石頭由我過門來扔著就在這裏頂門，無用之物，他怎麼說是寶貝？”想罷，這婦人說：“實呀！”和尚說：“要多少錢？”這婦人愣了半天，半晌無語，也不知要多少錢好。和尚說：“你也不用要價，我給你一個價，我多了也沒有，給你二百三十七兩銀子，你賣不賣？”趙福、趙祿二人一聽，心說：“他倒真能給價，二百五十兩銀花了十三兩，還剩二百三十七兩，他還說他會買東西，把銀子全給人家。”兩個人聽著生氣。那婦人聽和尚一給價，有心賣罷，又怕賣漏了，有心不賣罷，真等著錢使用，想罷說：“賣了。”和尚說：“趙福、趙祿快給他銀子，你們抱起來就跑，你掉了地下，驚走了寶貝，可是一文錢也不值。”

趙福過來，把二百三十七兩銀子放在地下。趙福說：“趙祿，你幫我抬著。”趙祿說：“我不幫你抬著，你先扛著，你扛不動，我再換你。”趙福一想也好，把石頭扛起來，真有七八十斤重，走了有一里多地，扛得力盡筋乏。趙福說：“聖僧，這寶貝叫甚麼名字？”和尚說：“這叫壓狗石。”趙福說：“這個寶貝可不錯，就是這個名兒可不好，怎麼叫壓狗石呢？”和尚說：“本來就叫這名兒。”趙福說：“聖僧，我扛不動了，歇歇行不行？”和尚說：“不行，要往地下一擱走了寶，一文錢不值。”趙福說：“扛在哪裏賣去？”和尚說：“在昆山還賣不了，還得扛回臨安賣去。”趙福一聽，說：“要把我壓死了！趙祿，你分錢不分？”趙祿說：“分錢。”趙福說：“你分錢，別叫我一個人扛著，你也換換我。”趙祿把石頭接過來扛著，說：“聖僧，要在昆山賣行不行？”和尚說：“也行，無非少賣錢。要到臨安賣，可以賣兩萬銀。要在昆山賣，就賣一萬銀，少一半。”趙福、趙祿說：“我們沒得兩萬銀的命，就到昆山賣也好。”

這兩人壓的渾身是汗，好容易來到昆山。到了十字街熱鬧地方，和尚說：“你們倆把寶貝扛著，站在這裏賣吧。”祇見由旁邊過來幾個人，看見這兩個人穿的衣冠整齊，揹著一塊大石頭站著，眾人問道：“二位是做甚麼的？”趙福說：“賣寶貝。”有兩個人說：“可就是這塊石頭是寶貝？”趙福說：“是。”這兩人微微一笑走了，連連十數次，俱都如是，一問就走。趙福二人正在發愣，祇聽那邊有人說：“世界上有買的，就有賣的，你買罷。”趙福二人睜眼一看，來了兩位買主。當時趙福二人就想發財。

不知來者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